



天边那一抹残阳，从火红的杜鹃花上流淌而过，在杨鹊凄恻哀伤的叫声下，随着滚滚陵川水，流向遥远的山脉。

边关狼烟四起，是谁力挽狂澜？

必死杀局重重，怎样逃出生天？

侠之大义者的悲壮挽歌，末路真英雄的江湖传奇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黄虎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鹃血啼魂/黄虎山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3. 4

ISBN 978 - 7 - 5126 - 1664 - 6

I. ①鹃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699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 × 24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6

字 数: 42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 - 7 - 5126 - 1664 - 6/I. 764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前 言

在我十七岁的时候，已经深深迷上了一个流传在民间的古老的传说，于是竟动笔写起小说来。这一写便是两年，寒冬腊月，一条板凳，一个本子，一支笔，写作条件之艰苦，远没有现在电脑码字这么容易，高中成绩也从名列前茅突然掉至倒数第几，更几多忍辱之秋。对于这部小说，一种莫名的责任始终系在我心底，因此无论遭遇何种挫折，都没放弃，仍旧坚持创作，浸淫于《鹃血啼魂》的故事之中，而手稿已累积 11 本矣。那时年少，还以为将以文著名于世，做个少年作家，赚点钱和名气补贴家用，却不知力单识少，且旁无引航者，出版谈何容易？倒是高考落榜，算是没有“好好读书”的成功案例，后来从理科转投文科复读了一年，考上大学。大学四年间，常流浪于图书馆，悉心研习，全力修改小说稿，终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大功告成，然而当年的作家梦也就无所谓了，只是立志成为卓越的小说家，实现年轻的梦想。

我把《鹃血啼魂》这部小说当做生命最重的创作。因为故事流传于民间，我又不拘一格之人，所以故事的开始，就从那年的一个秋天讲起……

目 录

第一回	人贩子公堂遇亲侄	六品官铁面引豺狼 / 1
第二回	真勇敢偏僻亦凛然	假正义遥远还嗔怒 / 9
第三回	悲莫悲寂寂生别离	乐莫乐深深新相知 / 12
第四回	觅佳英巧合侠客行	逢天娇冷寞子夜情 / 23
第五回	因钦慕书生献殷勤	固拒绝街婆骂才子 / 33
第六回	明素女真情窥痴情	灵公子讽意趣假意 / 41
第七回	情切切中如花美眷	意绵绵上似水华年 / 55
第八回	羞花剑凄美英雄泪	飞燕刀震惊霸王心 / 63
第九回	福兮奇怪飞来横祸	祸兮不当擅作威福 / 73
第十回	冯毓娜坐山观虎斗	路景商走剑闹龙潭 / 83
第十一回	缥缈月下恋剑情侠	天龙帮中笑傲书生 / 92
第十二回	论武侠谁是王中王	弄手腕岂料错里错 / 105
第十三回	淡成败夕阳情儿女	数恩仇飘雪结伉俪 / 116
第十四回	天问观几度绕曲折	普脊山多番斗宛转 / 123
第十五回	绝笔书哽噎兄弟谊	断肠梦煎熬父女情 / 131
第十六回	案里案是鸠占鹊巢	情中情看鹿死谁手 / 138
第十七回	谈笑间灰飞近烟灭	计谋后弄巧惜成拙 / 146
第十八回	羨蝶恋花枝花恋蝶	空莺藏柳树柳藏莺 / 153
第十九回	烈儿女汗青刻丹心	贤夫妻凭吊悲肺腑 / 162
第二十回	洗冤为良朋捍正义	诉苦向兄弟指迷途 / 167
第二十一回	慕荣华明哲须背信	偿父债暗影让孤独 / 173
第二十二回	风萧萧雁过增幽静	路漫漫花飞谢寂寥 / 178
第二十三回	渐灰心不做书中客	数豪杰先从关外人 / 183
第二十四回	贪便宜囹圄说潇洒	种凄楚彷徨是英俊 / 189
第二十五回	一肩孤苦依依万语	两地相思眷眷千言 / 197
第二十六回	偏倔强红颜戏笔墨	慢温柔志士品芳名 / 201

第二十七回	忍匍匐使舵承狗苟	争窈窕见风继蝇营	/ 206
第二十八回	趣愁容谈吐著诙谐	生感叹曲径演经典	/ 213
第二十九回	名就时学金屋藏娇	功成后试画饼充饥	/ 220
第三十回	献谋略个中有滋味	泄消息刀下无交情	/ 227
第三十一回	耐折磨离魂伟巾幗	巧应变动魄得龙凤	/ 238
第三十二回	慧丫头险瞒天过海	美优伶能狐假虎威	/ 247
第三十三回	舞冰雪婀娜逞才艺	踏新晴旖旎猎虎山	/ 253
第三十四回	品古人飒爽题绝壁	烧青豆幽香话洞府	/ 258
第三十五回	惜玉帛淫滥春增色	教中梁难驾吏生烟	/ 265
第三十六回	猜噩梦晚雪擅做主	厌艰辛名媛恐消沉	/ 273
第三十七回	评战事书生露峥嵘	挫锋芒小姐画计谋	/ 279
第三十八回	策武略双杰始较量	展神威单将竞成功	/ 291
第三十九回	妒才干有心起争论	抱委屈无意见是非	/ 296
第四十回	分长箭舍身惊天下	困边城妙计调大军	/ 304
第四十一回	涉险境携手经魔幻	度劫波虔诚遇真人	/ 314
第四十二回	星辰梦玉田笼奇技	沙尘路枯木逢新春	/ 330
第四十三回	报旧恩弃恶真仗义	吃闲醋含恨假慈悲	/ 335
第四十四回	王者道鏖战溅热血	冤鬼哭枉死横僵尸	/ 340
第四十五回	释嫌隙兄弟同仇忾	满期限彼此起感伤	/ 346
第四十六回	古琴音花落缘将尽	红烛泪雁归人欲行	/ 350
第四十七回	云漠漠悲声感天地	雨蒙蒙情意贯今昔	/ 358
第四十八回	金殿前皓齿辩奸猾	明镜内红装与淡雅	/ 367
第四十九回	模糊泪生死未卜梦	惆怅曲忘恁不安心	/ 376
第五十回	布迷局谨慎陷迷局	知圈套嚣张入圈套	/ 384
第五十一回	东风怒万象雷震后	芳草生千山日落时	/ 393
第五十二回	神龙远白羽啼不倦	情缘尽红花泪犹新	/ 405

第一回 人贩子公堂遇亲侄 六品官铁面引豺狼

一场秋雨，细细敲打着黄色的叶片。李桂阳还在公堂内认真审阅各村地保交上来的发展规划，不时圈圈点点。终于批阅完毕，喝口淡茶，伸伸腰梗，信步往杨素云卧室而去。及至后花园，四处鸦雀无声，抬眼相望，门静静开着。他放轻脚步，悄悄靠近门，探脑向内，只见素云秀发齐腰，绾着一个白玉蝴蝶结，一袭素裙晶莹闪亮，托在地面，正坐着绣花呢！

他蹑手蹑脚靠近，却瞧她只管捏着锦缎出神，于是忍住笑容，探手轻轻拍打她肩膀。杨素云冷不防吓了一跳，一边说，“谁？不作美！呸！却是你。”一边回头认是桂阳，不由羞得粉腮微红，没了言语，只顾飞针走线。桂阳忙笑着打千，装腔作势道：“奴婢该死，打乱了小姐芳思。小姐莫怪，恕罪恕罪。”素云起初以为拍她之人是欧阳敏儿，所以借词曲取个笑，不料斯人桂阳，更见他如此，因止了绣工，不禁笑道：“这声色，这神情，扮得蛮像的。桂阳哥，不是我怪嗔你，你有这份天才，认真该做个演戏的。将来戏坛称雄，名优之中也是出类拔萃，岂不是比这个县官轻松自由？”桂阳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抬举了。云妹妹，我自幼出生农村，与百姓有切肤的交情。一个小小的六品县令的确没有通天能耐，但我所以甘心到此，一是为了暂避朝中纷纷口舌；二是为了在此干一番事业使老百姓日子好过些；三是为了给天下能干的青年志士树立一个样范。小官毕竟也要人做。现在我也知道做好这个小官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你得承上顾下，多少麻烦，多少应酬。不过，有你们的帮助，我是有信心治理好广远县的。如今百姓的基本生活已稳定，可是还有一个霸王卞行坏，一个龙潭山群英会……唉，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官啊！”

杨素云柔柔一笑，道：“这是你的真心话？你说得对，小官毕竟也要人做。你说的霸王卞行坏，龙潭山群英会，这两件，我看难以平服。”桂阳道：“哎，这些都是小角色……最大的还在后面。”素云道：“可别说这些烦恼的事了，我现在有些想念在丰香村的日子，‘吟诗作赋北窗里’，这样无拘无束地生活，我才明白世人‘只羡鸳鸯不羡仙’的滋味。”桂阳问

她绣的什么，赞赏一遍，二人又高谈阔论一番，不消细说。

且说这日，桂阳撑一把油伞，与素云并肩谈笑，沿街闲逛。两人难得一处这样在雨中散步，因此话语轻松喜悦，说说闹闹不觉逛了个把时辰。忽然身后有人叫喊，原来是欧阳宏城。桂阳忙问何事，欧阳宏城低声报道：“出了人贩子，拐走两个妇女和姑娘，还有三个小孩。现在失主都在县衙门口呢？”桂阳忙问：“事发多久？”欧阳宏城道：“应该是清晨，失主见始终找不到人，所以来报案。大人，属下看来，这拐子不是本县内之人。只要拐子还在广远县内，属下就有办法将他揪回来。”桂阳道：“这就有劳你了。不过要小心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，伤了孩子。”欧阳宏城抱拳道：“属下失职，没能防守万一，还请大人责罚。”桂阳冷然道：“这人贩子狡猾得很，再说他是骗得人心甘情愿，怪不得你们。”欧阳宏城方领官兵，四处搜查。

桂阳和素云匆匆赶回县衙，师爷高清忙忙地迎了出来，大概告诉事情的经过。桂阳也不更衣，上堂便询问失主。一个老汉道：“老头子家只有一个孙子，大宝最乖，可是早上出去玩耍，过了晌午仍不见人影。问问乡邻，也都说没看见，这可咋办。不是要老头子的命么！”桂阳忙劝慰他一番，又问另一个汉子，其人道：“大人，草民的娘子也是今天早上说是要买匹布，结果两三个时辰不见回家，她从来不这样，总怕耽误家里的活。草民见她许久未归，心里疑惑，寻问四邻，听说娘子和一个陌生男人谈话……”桂阳一一问毕，又向高清道：“高师爷有何别见？”高清道：“这个人贩子不大简单，应该还在县内。不过，老朽以为人贩子恐怕不止一个。”桂阳点头不语，又与高清一起安慰失主，一方面增派人手，协助欧阳宏城搜捕人犯。

所喜次日，欧阳宏城竟已抓到了那人贩子，报与桂阳；桂阳喜之不尽，即刻升堂，传上拐子。这人一身灰褐色衣服，低垂着头，软软地走进堂内，在“威武”声中，重重跪地。堂外早已围满人群，一片骂语。

桂阳狠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了，倒好意思低头，还不抬起你的脸来！”拐子缓缓扬起头，突然面露惊讶，一下子又欣喜起来。桂阳惊道：“你——你是——大伯，你——怎么——会——是这样——你——”那人贩子正是李优——李很之亲堂弟，李优蜜蜜笑道：“桂阳——你不认识大伯了吗？我是李优，你大伯啊！”

桂阳不觉脸热辣辣的，半天才说：“你是拐子，也贩人口？”李优颓丧道：“这也是老天逼得你大伯走投无路呀！你以为我想干这伤风败俗的勾当？也总是迫不得已。桂阳，原来这衙门是你开的？”桂阳道：“没想到吧！押下去罢！”两名衙役又将李优押下，李优慌忙大喊：“桂阳，告诉嫂子——你大伯不想死啊！”桂阳站起身来，只觉浑身发软，叫声“退堂”，闷闷回房。

杨素云见他满脸忧郁，因问：“何事忧愁？”桂阳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知道么，唉！你万万不能想到，这个人贩子，他，他是我大伯李优。”素云叫道：“什么？是他！这可怎么才好？”两人焦急不已。她又问陈氏知不知道，桂阳道：“还不知。我就是怕娘心慈手软，他到底是我亲大伯。”素云道：“夫人是明理之人，相信她不会袒护的。”桂阳也无计可施，只好同她往陈氏处来。

陈氏正与绿儿说话，见桂阳二人进来，因问桂阳案子办得怎样，桂阳笑回：“还顺利。”陈氏打量二人神色有异，因道：“你们怎么心神不宁的样子？”桂阳支支吾吾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还是素云笑道：“夫人，我们没什么。这个人贩子真个坏透了，活活拆散人家美满家庭，就为了几个钱，良心都甩了。”陈氏道：“最可恨了，这种人！杀一百次还轻！”桂阳唯唯诺诺，素云微笑道：“皇亲国戚犯法，也与庶民同罪。——可恨！该诛！”陈氏瞅着儿子，道：“桂阳，你倒说句话。”桂阳忙道：“是是是。”素云笑道：“夫人，如果这个人贩子别有苦衷，又当如何？”陈氏道：“什么苦衷？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也不至于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这和杀人有何区别？”素云忙道：“可恶！如果这个人贩子是我们这县衙里的某个人的好友或者亲朋，那更可恶。”陈氏盯住她，素云还要“如果”，陈氏忙道：“素云，你们隐藏着什么话，快说罢。”素云笑嘻嘻地替陈氏捶背，且道：“夫人，这人是个熟人。我们都认识。”陈氏叫素云往下捶一点，又道：“他是谁？我也认识？”素云道：“他是大伯……不，桂阳哥的大伯。”陈氏突然愣住了，眼也瞪得直直的，面色苍白。桂阳忙跪地道：“娘，的确是大……李优。”陈氏慢慢回过神，一滴泪滑落衣襟，向素云道：“傻孩子，什么桂阳的大伯。唉——这个李优，也沦落至此，真深深辜负了你大娘的心。”说着不住拭泪。绿儿忙递上帕子，桂阳道：“娘，孩儿正迷茫，不知怎么判才好。所以来请娘示下。”陈氏揩泪厉声道：“这等事还用问我？这拐子干

的是天理不容的事，王法还不明白吗？他李优好好的媳妇他烦厌，自己在外拈花惹草，放着正经生意不做，吃了黄汤又贩起人来了！真是丢尽了李家人的脸！”桂阳忙道：“娘，孩儿知道怎么判了。”

他又传讯了被拐的人，一番审问之后也十分灰心。恍恍惚惚过了一天，忽然接到丰香村的来信。陈氏将信揣给桂阳，痛哭流涕，道：“你看看……”桂阳顿觉大事不妙，急忙看罢，纸轻轻地飘落于地。素云捡起来，看后也默默不语。

原来信中说金桃香，即李优之妻已经死了，桂阳的么婆也病重，孤孤单单无人照顾，李宝媳妇也开始嫌弃她老，叫“娘”也苦瓜一样。李桂阳面色凝重，滚泪道：“大娘这么好的人也是这个下场。”陈氏哭道：“这个无法无天的李优，罪该万死！这么好的媳妇，他也舍得逼她卖身为娼。想当年，他李优什么样的人，人家千金小姐也不嫌他家寒酸，他就这样对她。大妹也是糊涂人，什么吃不得，偏偏吃老鼠药！”桂阳怒道：“我没有这样的大伯，他不是人！”陈氏摸着儿子的脸，道：“公堂之上只有官和罪犯，没有亲戚朋友。他惯会假惺惺逢场作戏，你别上当。我和绿丫头回家去看看……”桂阳忍住泪水，想起大娘种种好处，心如刀割，点点头，替母亲打点一切。

桂阳派人送母亲回家后，又等了一天，方才升堂。没有想到，桂阳竟要放走李优，还向怒气冲冲的群众道：“李优本是良民，一时犯错也属难免，幸喜未伤及人命，如今蹲了几天监狱，本府念他一心改悔，诚心可嘉……”那几家人不许，大骂李桂阳徇私枉法，藏污纳垢。桂阳道：“本府知你等心里怨愤，但李优毕竟没有伤害你们的亲人。他这人心是好的。这样，本府给你们每家五十两银子，赔个错罢。”那几家人方才忍气吞声，衙门外却人声鼎沸，有说桂阳虽然现在大方给钱，最后终会变本加厉搜刮回去的。桂阳又向李优道：“大伯，你好自为之吧！”因将他无罪而释。围观的人想怎样，但又不敢怎样，只是抱怨什么“日久见人心”之类，有点怨声载道的意思。

李优得释，欢天喜地，像风一样不知吹到哪儿了。李桂阳急忙回到堂内，突见乞丐书生提着包袱赶来，连忙迎上去，道：“路兄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乞丐书生冷冷道：“走！”桂阳一下子明白过来，笑道：“路兄也认为我李桂阳是那种徇私舞弊的小人。我这是——”只听一个人笑道：“桂阳

哥是‘欲擒故纵’，放长线钓大鱼。”桂阳笑向素云道：“云妹妹说对了。路兄，李优这人我了解，本事也不特别，他背后有主谋。”路景商恍然而悟，羞愧道：“原来李兄有这个见地。都怪我一时气急，误会了李兄。”桂阳道：“这怨不得你。”说着话，只听欧阳宏城同高清争辩，正朝这里走来。

桂阳笑向欧阳宏城道：“欧阳捕头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叫你调兵呢？”欧阳宏城道：“李大人敢是教我欧阳宏城去抓尊大伯吧！哈哈，李大人可真孝顺啊！”桂阳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要去抓李优。他人面兽心，早已不是我大伯！”路景商道：“你我都错怪李兄了，他设的是‘欲擒故纵’之计。”欧阳宏城一听，方才悔恨，急忙跪地道罪，桂阳忙扶起，又笑向高清道：“高师爷，烦劳你请令夫人到客厅一趟。”

县衙客厅，欧阳敏儿见哥哥欧阳宏城面色难堪，因问何故。桂阳笑道：“敏儿妹妹，我有一件大事要请你帮忙，你肯不肯？”敏儿笑道：“李桂阳哥哥有什么事直说无妨，只要敏儿能够，万死亦不辞。”一时高清夫妇进来，桂阳道：“敏儿妹妹，唯今之计，须用你同高老夫人……”如此这般讲明计策，敏儿欣然领诺。桂阳这里也调配已定。

不久，一名衙役回来，桂阳问他李优去向。衙役道：“向南面鳧柳村去了。”桂阳命人告诉敏儿，然后准备两匹骏马，吩咐衙役带敏儿和高清老婆去拦阻李优。

这时已经堪堪黄昏，鳧柳村路口有一棵大榕树，这儿是过往行人歇脚的地方。两个衣着褴褛的人，坐在地上，哭哭啼啼的。原来一老一少，是婆孙俩。老妇人脸上一块青一块黑，容貌憔悴。那少女一双水灵灵的风目含情点点，俏脸略带忧伤。遥遥的，一个灰影慢慢走近。

这两人对说对泣，老妇人说到激动处，竟抱着少女痛哭起来，一边道：“乖孙女，是奶奶不中用，没什么养活你。你听话啊，奶奶明儿领你到乔老爷家，做个小丫鬟，将就过日子吧！”少女也哭道：“奶奶，你别哭。我不想离开你。”老妇人急道：“什么话！你爹娘去得早，天注定你苦命啊！奶奶老了，不能让你跟着奶奶受罪。”如此言语，悲切凄凉。

来人正是李优，乍见少女生得粉妆玉琢，不禁瞠目结舌，再瞧她们萎靡不振，其言语，其行止，皆无怪异之象，不由又多看了少女几眼，哪知越看越喜爱，倒有恋恋不舍之意。而这婆孙二人分明是高清老婆和欧阳敏

儿，她们兀自抱头痛哭，全然不知李优在旁。

李优心下欢喜，脑子一动，忙轻声唤道：“老太太，小妹妹，你们哭啥呢？”高清老婆看见李优，上下打量一遍，才道：“哭命苦呗！你说我半个身子在土里的人，还能干什么！只可怜我这乖孙女，一样苦命。”李优付道：“老太太是本地人？”高清老婆揩揩泪水，抬头道：“我们是从鳧柳村来的。这位好人，听你口音，你好像不是本地人。”李优笑道：“我是走亲戚的，的确不是广远县人。刚才听你说什么做丫鬟，难道是这位小姑娘？”高清老婆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有什么法子呢？总不能等着饿死罢。”欧阳敏儿紧紧抱住她，娇媚哭道：“奶奶，你不要把我卖到乔家，我怕他家的小杂种。求求你，我不要和奶奶分开。”高清老婆叹道：“乖孩子，不卖你我们都要给饿死啊！乔少爷固然坏了些，可现在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呢？更难得他们肯收留你。”李优听毕，心花怒放，心内暗喜，眯着眼对敏儿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怕樵少爷，我有办法。”高清老婆不由说道：“好人过路的吧！你这个模样，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还是快赶你的路吧！”李优问：“老太太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高清老婆道：“好人有什么话？”李优瞅着敏儿，道：“这位小姑娘模样俊美，不愁找不到人家收留。”高清老婆警惕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李优忙笑道：“我是说，既然她不愿意进樵家，不如……”敏儿直勾勾盯住李优，李优道：“我倒有户人家，家中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不但权势通天，而且这家人都有副菩萨心肠。说不定见这小妹妹俊俏，还赏你两三百两银子呢！”敏儿喜出望外，直道：“奶奶，我去我去。”高清老婆道：“去什么？世上哪儿有这样善良的事情？”李优一慌，忙起誓赌咒，高清老婆才勉强答应。李优以为大功告成，急忙带路，三人一前一后，走进鳧柳村。

行了两三里路程，方才摸到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表面上看，黑灯瞎火，有些恐怖。欧阳敏儿拉着高清老婆的手直道：“奶奶，我怕，我怕黑。”李优道：“小乖乖，不要怕，就到了。”先将她俩让到路边，却才去抬手打门，直叫：“小全，开门！”

只听见里面一阵声响，灯火一亮，一个沙哑的声音问：“谁？”李优道：“我，李优！”里面的人警觉道：“李优，你不是被抓了么，怎么回来了？告诉你，四爷不在，回京城了。”李优忙道：“小全，你开门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县官是我的亲侄子，他敢不孝么！到底放了我，还拿银子替我结

了案呢！嘿嘿，小全，你快开门，你看大哥我带什么来了。漂亮的女娃子！四爷没在，咱兄弟俩先……”高清老婆见势头不对，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坏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乖孙女，我们走，不卖了。”敏儿道：“奶奶，为什么哩？”高清老婆道：“他们是坏人，我们上当了！走，快走！”李优闪身拦住两人，狞笑道：“到了这儿，由不得你们了。小乖乖，你长得太美啦！今晚陪大爷玩玩，明儿扶你做个官太太。”高清老婆“呸”了声，啐道：“狗东西！”拉着敏儿要走。

门突然打开，一个和尚探头一看，问李优：“她们什么人！”李优急道：“快帮我捉住她们！献给四爷，你我这辈子就不用愁啦！”高清老婆拉着敏儿就跑，不料门内冲出几条汉子，早将她们围住。高清老婆慌忙道：“你们想怎样？”李优、小全道：“怎样！这小妮子美得不是人了，先陪咱哥俩玩玩。”高清老婆急道：“咱不卖了。”李优道：“不卖了！想得美！小全，这两人是流浪的，亏我捡着，赏那老太婆些银子，打发了罢。”小全道：“不行，万一这老东西走漏风声，你我小命难保！”李优阴阴发笑，命人将高清老婆和欧阳敏儿拽进屋，又问：“四爷什么时候回京的？不是说等我的吗？小全，你看，这小妞，怎么样，咱们上！”

只听楼上一人道：“哪儿的美妞儿！”李优喜道：“四爷！您老还没走啊！”敏儿抬头一望，正与楼上那人目光相接，不觉心内恶心。楼上那人顿时垂涎三尺，三步化作两步奔下来。原来这位四爷，宽袍油腻，形体浮胖，至于面貌如何，如果非要在“丑”字上加个修饰，唐人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两句道尽其中奥妙。这人叫做刘补柱，喜欢仗着权势，称王称霸，专干拐卖妇女儿童事业，倒也勤勤勉勉。这时眼见敏儿出落得惊为天人，早就淫心勃勃，一口声夸李优是个知己。

高清老婆十分害怕，手脚颤抖，敏儿悄悄扯她手，又死死盯住刘补柱，一脸娇柔。刘补柱笑咪咪刚要靠近敏儿，敏儿猛然一闪，绕至其后，伸手点穴，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就架在了刘补柱脖子上。高清老婆忙紧挨着敏儿，焦急地望四周。李优等人好像没明白过来，呆若木鸡。敏儿厉声道：“谁敢上前一步，你们宝贝四爷立刻见阎王！”又将手指含在嘴里一吹，少刻，欧阳宏城和路景商破窗而入，同时，一队官兵也闯了进来。

县衙内，李桂阳正在审问刘补柱。刘补柱神态狂傲，一点也不把桂阳放在眼里，虽然跪着，却也满不在乎。桂阳问道：“刘补柱、李优、小全，

你们三人拐卖妇女儿童，知不知罪？”刘补柱笑道：“小县令，听说你是李优的侄儿，你真是包公铁面无私，不过，抓到老子又怎样？你听好了，老子拐卖女人如何？拐卖儿童又如何？你敢把老子蒸吃了？”桂阳叫高清做好记录，又问刘补柱一些话，刘补柱直言不讳，全盘托出，说他干这行已经两三年了，经验还是比较丰富，尽管被抓，还沾沾自喜，量李桂阳不敢把他怎么样。

桂阳再审李优，李优开始不承认他同刘补柱是一伙的，虽有刘补柱一旁怂恿撑腰，但仍旧十分狡辩。桂阳声泪俱下，道：“李优，你在外面风流快活，将家产挥霍一空，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，你可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？你竟还逼大娘去做娼妓，生生把她那么善良的人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，大娘她已经死了！你简直禽兽不如！你丢我们李家的脸！”他愈说愈气，拍案而起，走下堂来。李优喃喃道：“这不可能，桃香死了，不可能！”桂阳半跪在他面前，从怀里摸出一张纸，重重塞到李优手里，泪流面满，道：“我也多么希望不可能！”李优急忙展开，人慢慢软瘫在地，猛然抱头痛哭，披头散发，神情疯狂。

桂阳忍泪道：“李优，你从实招来吧！”李优哭道：“桂阳，我说，我说。刘补柱是罪魁……”高清默默记录着，似乎也被某些令人骇然的事实惊呆。又审问小全，小全起先还犟，禁不起“用刑”二字，看看眼前事实，再有刘补柱的宽大为怀，也就通通招了。

高清记录完毕，叫三人画押。刘补柱突然有些害怕，桂阳冷冷道：“怎么！你也怕了，刚才不是天王地武不可一世么！这会儿动了慈悲心肠，敢做不敢当了！”刘补柱一听这话，感觉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，于是重振精神，趾高气扬，赶忙第一个画了押，还揶揄桂阳不敢把他严办。桂阳冷冷不语，而那几家收过桂阳银子的人，都上堂感恩还钱，桂阳道：“这些钱，权当做我大伯李优的一点补偿吧！”那几家人都愣住了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大门外的百姓没人敢言语，全场静悄悄的……

桂阳正待宣判，一个衙役匆匆赶来，耳语一阵，桂阳大惊，先把这里的事交与高清主持，自己同路景商忙忙赶往客厅。

第二回 真勇敢偏僻亦凜然 假正义遥远还嗔怒

原来是黄祖郎和宋史，两人此时正在客厅赏鉴壁画，对着水墨画赞不绝口。桂阳心知肚明，上前含笑叙礼，因问：“两位大人远驾至此，似乎风尘仆仆。”黄祖郎笑道：“不瞒李大人说，你正在审讯的刘补柱乃是丞相府大管家刘德钱的亲兄弟。刘管家可是只有这么一个兄弟，谁知不小心拉了些人做生意，其中或有隐情，望大人明察。刘管家也知道他这兄弟桀骜不驯，无奈只这一个亲兄弟，你看——”宋史道：“冯丞相也知道此事，他说李大人是个明白的好官，最知断案的。”桂阳叹道：“冯丞相可以饶他，刘管家可以饶他，可是受害人不可能饶他，百姓不可能饶他，王法不可能饶他，我头顶这纱帽也不敢饶他！二位大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通晓国法的人，应该知道我朝国法中对拐卖人口的人只规定了一条死罪吧！”黄祖郎道：“李大人何必拘泥于如此呢！俗话说：打狗也看主人。你请三思啊！”宋史也说：“李大人‘不看僧面看佛面’，冯丞相对你可不薄啊！如今你就肯为这点小事，辜负丞相对你的栽培之心吗？”桂阳厉声呵斥道：“放屁！我李桂阳既不信‘僧’也不信‘佛’，两位大人还是请回吧！回去告诉丞相，李桂阳不会辜负他的教海的！”黄、宋二人碰了一鼻子灰，只有灰溜溜骂骂咧咧离开。杨素云在里面偷听了这一段话，不由躊躇不安。

桂阳回到堂上，刘补柱忍俊不禁，道：“怎么样？李大人！”桂阳摸摸额头，双手合十，默念“菩萨保佑”，突然喝命：“斩立决！”刘补柱乍一听，大惊失色，惶恐不已，慌忙磕头，直求饶命。李优、小全也拼命恳求。桂阳长吸口气，忍泪怒道：“斩首示众！”群众顿时欢呼沸腾起来，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。

斩了三人，李桂阳替李优收了尸，吩咐人抬回丰香村安葬。他安排妥当，又叫一个机灵的衙役往丰香村告诉母亲陈氏，“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管在家，不必牵挂儿身，勿回，切记切记。”景商也知大事不妙，因问桂阳：“李兄，冯丞相他们一定不肯善罢甘休的。你有用得着我乞丐书生的

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桂阳沉重道：“现在只有静观其变。路兄，咱们喝酒，不醉不休！”景商道：“请！”桂阳抬手让他，两人大笑而去。

然而杨素云却在后花园苦思冥想，倚着翠竹发呆。欧阳敏儿轻手轻脚进了园子，准备吓她，不料素云回头，倒吓了敏儿自己一跳。素云问她书念得如何，敏儿吐了吐舌头，羞赧说“将就”；素云又问她剑习得怎样，她笑逐颜开，笑说“马马虎虎”。素云直叹县衙里闷。敏儿猜测到她的意思，因道：“姐姐想出去走走。”素云笑道：“敏儿妹妹，你说咱们也开一个社，请那等才子圣贤比试比试。或者作它几百首诗，编述一集，仿佛那等名人，拿来买卖生意。我想总比现在戏弄笔墨，空怀雅致要强些。如此，也许能替桂阳哥分担一些。”敏儿拍手道：“姐姐远见。不过，起社很需要钱的。”素云道：“我私下有些银两，能够的。”敏儿笑道：“看来咱们称霸儒林的时刻到了。”素云淡淡笑道：“现在，我们出去打听打听，然后联络。”敏儿欣然答应，随素云忙碌去了。

话说冯令司听了黄祖郎、宋史的回报，勃然大怒。刘德钱哭得死去活来，关荆士好不容易劝住。冯令司怒道：“李桂阳，好个李桂阳，老夫竟还低估了你。和老夫作对，算是选对了。”一面调集亲信，吩咐如此，一面上朝面见皇帝。

皇帝才从温柔乡中醒来，问冯令司有何紧要之事要奏。冯令司慷慨悲愤，激昂陈词，说广远县李桂阳目无法纪，未经刑部批准便擅自处斩囚犯，使百姓敢怒不敢言；更甚者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公然去青楼追欢买笑，不但金屋藏娇，而且霸男抢女，实乃淫恶可耻；其上任不久，不思为朝廷效力，与官不和，尚且包揽权力，为出风头，不惜欺世盗名，上瞒下效，未知暗地搜刮多少民脂民膏，简直可恶至极！

他又呈上各地方官员上奏的折子，如此如此。皇帝龙颜不悦，即刻要办理李桂阳。冯令司道：“老臣以为李桂阳心怨皇上没重用他状元之才，所以堕落；不料如此祸国殃民，实乃国家之不幸！”皇帝睡眼惺忪，道：“冯爱卿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”冯令司道：“昔日柳永词才超群，可惜只知寻花问柳，有负浩荡皇恩，还自命不凡，说什么‘奉圣旨填词’。可怜李桂阳胸怀窄陋，更可恨他堂堂一个六品官员竟不知‘民为贵’，一味鱼肉百姓，污辱圣听。老臣以为应将李桂阳革职查办，让他奉旨行乞，以告慰百姓，亦昭皇恩明德。”皇帝大悦，直说谏议妙。

冯令司回到丞相府，快谈快论，得意非凡。刘德钱感恩不尽。冯毓娜听说此事，倒惊喜李桂阳沦落乞丐生活，而且在她心里还存一段心事，因为早听妹妹说李桂阳已有未婚妻，所以想趁此时机，也去奚落奚落他们一番。冯施音知道桂阳被贬为乞丐，心里倒有与他同仇敌忾之意，也央求她二姐姐带她一起去“逛逛”。冯毓娜正想拿妹妹做文章，离间李桂阳和他的未婚妻，所以还假装勉强答应，一面又千叮万嘱妹妹要听她的话。于是她又变尽手段，软硬兼施，终于说服冯令司，择日前往广远县。

冯令司担心爱女有失，又命冯勃讯带兵护送。冯毓娜却向她父亲点一人同行，冯令司愈加欢喜放心。